

双十百

余秋雨

审判”余秋雨

川文艺出版社



90227885

『審判』
余秋雨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审判”余秋雨/聂作平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6
ISBN 7-5411-1889-3

I. 审 … II. 聂 … III. 当代文学-散文-文学评论-
中国 IV. 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9889 号

策 划: 支点文化工作室

责任编辑: 陈 维

封面设计: 周 明

版面设计: 支点文化工作室

责任印制: 黄 迅

责任校对: 程 千等

书 名 “审判”余秋雨 定价 17.00 元

作 者 聂作平 ISBN7-5411-1889-3/1·1637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200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198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电话: (028) 6666700 [发行部] (028) 6662959 [编辑部]

电子信箱: scwys@mail. sc. cninfo. net 邮政编码 610012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五洲彩印厂印刷

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 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6636481 6241146

文化人视野 中的余秋雨

(代序)

聂作平按:今年五月,这本前前后后历时半年的小书终于有望出版了。清样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书前缺少一序。为此,我打算请著名出版人、作家金平先生提笔作序,为本书增色。不料,当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他时,他却想出了另一个更新鲜、更绝妙的主意。他说,既然是文化批评,既然要解读文化现象,何不找一些文化人搞一个座谈,以“余秋雨现象”为主题,兼及你这部书,然后将这次讨论的发言整理出来,不就是一篇很鲜活、很独特的序文吗?是时,恰逢四川省第三届青年作家创作会召开,于是,乘会议之隙,我们真的搞了一次小型的讨论。下面便是这次讨论的记录。

时间:2000年5月12日下午

地点:成都花园宾馆707房间

主持人:吴鸿(四川文艺出版社支点文化工作室主任,
本书策划人)

与会者:金平(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社长)

林文询(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编审)
张放(作家,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向荣(评论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靳晓静(诗人,四川省作家协会副编审)
洁尘(作家,成都晚报编辑)
聂作平(作家,本书作者)

金平:作为出版者,我们之所以推出这么一本书,并不是和余秋雨先生本人有何过节,这部书虽然叫《“审判”余秋雨》,但批判的并不是余秋雨本人,而是近年来因为余秋雨的种种作秀而形成的“余秋雨现象”。我们的书名冠以“审判”二字,绝非普通的法律名词,而予以特定的文化解读——这就是审视和判断“余秋雨现象”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界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当“余秋雨”不是作为个人,而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时,这个文化符号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它所负载的内涵是什么?如果说《“审判”余秋雨》的出版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我认为,本书是对近年来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误导读者的所谓“文学批评”的一次漂亮的反击!

文学批评没有站到它应该站的位置上,文坛一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和负责任的批评家,这已是多年来不争的事实。这本书的出版,虽然不敢说它就能将这种痼疾扫荡一净,但它至少能让我们反思:我们的文学批评到底失落在哪里?为什么文学批评总是沦为一种包装的手段?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余秋雨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作品集而言,我认为他只有“一本半书”,那就是他最初出版的《文化苦旅》,

和稍后问世的《文明的碎片》——因后者内容有相当部分是前书的重复出版，因此只能算是半本。余秋雨浪得大名之后所著的作品，基本上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比如他最新的作品《千禧日记》，非常之浅薄。但是，余秋雨却巧妙地借助于媒体的炒作，被包装成中国学者的代表，好像中国只有一个学者，那就是他余秋雨，除此之外，别无他人！这就给读者造成一种严重的误导，让读者——尤其是那些阅历尚浅、缺乏鉴别能力的年轻读者，误以为“余秋雨”就是中国散文的最高峰，这种后果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它让一大批比余秋雨更优秀、更智慧、更精深，但却不善于和不屑于商业炒作的作家被媒体鄙视，被出版遗忘，被大浪滚滚的商业文化冲击湮没，这不论对于作家个人，还是对于中国文化都是不公正、不应该的。

第三点，世纪之交，冷战之后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现代文化传播的广泛性与平民化。眼下著书立说，名利双收的事情在出版界已司空见惯。但是把商业性的出版活动当做“文化巨匠”、“文明化身”、“文坛精英”的加封晋爵却以“余秋雨现象”为最！在现代传媒良莠不辨、一哄而起的拙劣炒作下，“余秋雨现象”正成为与中国文化传承、与中国文化精神相悖的一个怪胎！余秋雨身上越来越浓厚、越来越得意的作秀表演，与他一心想树立的“中国文化散文大师”的称号极不相称。他既然要做导师，要做大学者，要名扬天下，千古不朽，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那他就得肩负起中国文化人代代传承的“文以载道”的责任，就得在文品和人品两个方面成为大家的楷模。但是余秋雨的过度表演，逢场作秀，却是对他目前这种身份的无情亵渎！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审判”余秋雨》的出版是

必要的，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情。它正本清源，还文坛一个真实的余秋雨。

向荣：我认为，“余秋雨现象”甚至已经不是一种文学现象，而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现代人往往需要一些滥情和浅薄的东西，而余秋雨散文正好迎合了这一点，因此它流行了，成功了。这种流行和成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把余秋雨散文当做中国散文的典范和高峰，真正的悲哀也就由此而生。

换言之，“余秋雨现象”的可怕处就在于，他本是大众文化的实质，但却努力包装成“精英文化”，他的作品，几乎都是那种“一斤泪加几百斤水”制造出来的，但通过包装和暴炒，却获得了目前几乎是攀升到了极点的声望和影响。大批青年作家写散文时首先就想到模仿他、学习他，将他作为文化偶像，如果不进行清理和批判，必将使中国散文落入余式的陷阱中无法自拔。因此，对余秋雨散文的批判，事实上是在捍卫散文精神的纯洁性。

另外，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审判”余秋雨》这部书的形式是相当独特的和新颖的，是一种新的批评方式，至少建国以来还没有谁采用过这种形式来展开有思想、有见地、有血有肉的文学批评。

林文珣：余秋雨受到传媒过分的赞扬，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他的散文作品，不但不是众多人云亦云的传媒所称道的那样堪为典范，那样世不二出，反而相当低能和粗浅，已经形成一副呆板的“新八股”套路。以他的《都江堰》一文为例，你会发现，其中拿长城和都江堰作对比的写法，非常勉强，非常浅薄和媚俗，谈不上有什么独创性。

我曾给人讲过，余秋雨事实上只是一个高级作文作家，

中级作文作家则是刘墉之类，初级作文作家则是婉云之类。刘墉和婉云的作品也很火爆，但其水平不说大家也是知道的，而余秋雨也就仅仅比这二位稍高明一点而已。

老实说，我瞧不起余秋雨作品，比起本世纪真正的散文大家的杰作，我觉得那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包装着的一具僵尸，将他炒成前无古人的“大文化散文大师”，既是传媒的无聊，也是当今中国文化的悲哀。

张放：我对余秋雨散文不感兴趣，因此没有仔细读过他的作品。不过，从余秋雨日前获得的名声和地位来看，这已经超过了正常的作家和学者的范畴了。一个作家和学者，成了大众情人式的明星，整天和影视明星罗列在无聊报纸的娱乐新闻里，这本身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此外，《“审判”余秋雨》一书，在构思上和形式上都是相当新颖的，采用虚拟的法庭辩论的方式来展开对余秋雨的批评，既有对他散文的起诉，也有对他散文所作的辩护，类似大学生论辩那样的一来一往，全面而客观。

同时，它还充分重视了可读性，让人读起来兴趣盎然，有一种读小说的感觉，一改以往我们印象中文学批评就是些板起面孔说话的惯例。从这方面讲，这本书是成功的。

洁尘：我对余秋雨的最大印象是，他的作品文风非常恶劣，可以说是开一代滥情文章之先河，就像当年刘白羽、杨朔开了所谓“主流散文”之先河一样。但相较之下，余秋雨还要恶劣，流毒还要严重，危害还要隐蔽。

余秋雨营造的“明星效应”使他具有一般作家和学者不具有的话语霸权，这和他的文革经历密不可分，但他对文革中自己的行为却一再狡辩，不肯忏悔。这让人更看出了此人的所谓“精英文化”，其实质是伪精英，是炒作和包装出来

的“精英”。

但我觉得专门为余秋雨出版这么一部书,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我的意思是,还是让余秋雨自生自灭吧,现在他有生存的土壤,自然可以生存下去,如果有一天失去了这种土壤,他就会如同兴起时那样被灭掉!

靳晓静:我着重谈一下余秋雨为何不对他在文革中的表现表示忏悔这个问题。余秋雨在文革中委身于“石一歌”写作组,写出了著名的大批判文章《走出彼得堡》等作品,在当时就有很大影响。现在,一些文化人士如余杰等要求他忏悔,但余秋雨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则极力辩解,这中间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和宗教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都晓得,在西方,一个人做了坏事,只要到教堂去忏悔之后,就能得到上帝的宽恕,死后同样可以升入天堂。也就是说,在西方,忏悔之后将是释然的,没有包袱的。

而中国却不同,中国没有这样一种宗教背景,即使忏悔了,也不一定能得到宽恕,更糟糕的是,忏悔还极有可能给人留下把柄,被别人用来当做攻击自己的致命的武器。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谁还肯忏悔呢?谁还敢忏悔呢?于是,明明自己心里都承认自己错了,但仍要硬挺下去。这是一般人都可能采取的措施,何况是余秋雨那样精明的人呢?

吴鸿:作为本书的策划,之所以想到了策划这本书,就是想对炙手可热的“余秋雨现象”泼点冷水,让大家清醒清醒,不要再盲从于传媒的炒作,真正从实际出发,深入、仔细地打量余秋雨散文的成败得失。

在本书的运作过程中,我不断提醒作者,我们要进行的是学术讨论,千万不要进行人身攻击,要以理服人,而不是强词夺理,结果作者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在以

往,我们好像还没有听说有谁把文学批评做成了畅销书,大家的印象里,文学批评就是僵硬和生涩的枯燥说教,拒绝一般读者。我们做这本书,便是想尝试一下,文学批评是不是也可以做得很好看,很好读,与它所批判、审视的对象一样畅销,一样引起读者兴趣,一样创造某种文化现象?!当然,我们的想法是否真的实现了,还有待读者和市场的最后检验。

聂作平:谢谢各位高手前来助拳。也许大家都可以预想到,批评余秋雨这样一位文坛大腕,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今年初,我在报刊上批评了另一位文坛精英,结果这位也常被冠以“大师”之名的精英四处破口大骂,批评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但当吴鸿兄和我说起本书的策划时,我仍然毫无顾虑地接下了写作任务,我觉得,当下每一个有文化良知的文化人,都有责任对不正常的文学现象进行无情的批判和声讨,爱憎分明,决不妥协;中国文化人源远流长的精神风骨,自然也应当是真正意义的“作家”的最起码的道德水准。可惜,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淡忘了这一切。文学批评早已沦为包装的工具,马屁的手段和义气的副产品,这是让一切至今怀有中华文明理想的读书人、写书人、出书人心生悲哀的。

可以想见,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为我招来相当的砖头,大约可以用这些砖石来盖一座房子的了。不过,我想借金庸先生《天龙八部》中的一句话来表达我此刻的心境,那就是——

虽万千人,吾往矣!

2000.5.15 据讨论记录整理

目录

1

文化人视野中的余秋雨(代序)

1

诉讼状与答辩状

2000年10月9日,星期一

作家朱然诉余秋雨谋杀散文案

23

法庭辩论第一天

2000年10月10日,星期二

原告诉余秋雨谋杀散文的证据之一:

臆想和猜测谋杀了散文的严谨与庄重

1

47

法庭辩论第二天

2000年10月11日,星期三

原告诉余秋雨谋杀散文的证据之二:

装腔作势谋杀了散文的真实与平易

65

法庭辩论第三天

2000年10月12日,星期四

原告诉余秋雨谋杀散文的证据之三:

余式矫情谋杀了散文的真诚与深刻

85

法庭辩论第四天

2000年10月13日,星期五

原告诉余秋雨谋杀散文的证据之四:

信手乱贴文化标签谋杀了散文的文化品质

117

法庭辩论第五天

2000年10月14日,星期六

原告诉余秋雨谋杀散文的证据之五:

日益明显的模式化谋杀了散文的独创性

原告诉余秋雨谋杀散文的证据之六：

余秋雨散文中硬伤累累

137

法庭辩论第六天

2000年10月15日，星期日

原告诉余秋雨谋杀散文的证据之七：

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古今少有

167

法庭辩论第七天

2000年10月16日，星期一

原告诉余秋雨谋杀散文的证据之八：

正在成为文化明星的余秋雨
事实上早已与文化无关，而是商业炒作
的产物，实用与实俗的结果

193

法庭辩论第八天

2000年10月17日，星期二

原告诉余秋雨谋杀散文的证据之九：

余秋雨成为明星式的公众人物，
与学者的特立独行和他一再鼓吹的独立的
文化人格越来越遥远

215

法庭辩论第九天

2000年10月18日，星期三

原告诉余秋雨谋杀散文的证据之十：

余秋雨没有资格进行文化拷问

237

“审判”无结果……

2000年10月22日，星期天

243

一千个余秋雨

——关于余秋雨的一次民意调查

253

余秋雨又来了(代后记)

258

主要参考书目

诉讼状与答辩状

2000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一

作家未然诉
余秋雨
谋杀散文案



《文化苦旅》

余秋雨 著 知识出版社

1992年3月版

余秋雨散文是对中国散文的一次精致的致命谋杀！在所谓“文化散文”的包装下，其实是既见不到文化也见不到散文，只见到对散文这一文体的致命的颠覆。

身

着深色西服的西都电视台名记者安然先生面色凝重地站在摄像机前，他的身后是高大庄严的“中国文学法庭”大楼，大楼门前，三三两两的人群簇拥着走进法庭大门，间或有人在交头接耳。秋风萧瑟，阴冷的阳光在地上画着胡乱的光斑。

安然手握话筒正在作现场报道。

“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西都电视台‘天天新闻’节目记者安然，你所收看到的是本台特别节目——现场直播‘未然诉余秋雨谋杀散文’案。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二十五分，离开庭还有五分钟，我所在的地方是位于西都市西郊的中国文学法庭。

从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由于这一案件本身所具有的巨大轰动性，前来旁听的市民络绎不绝，全国有十多家电视台和二十多家报刊派出了强有力的报道组，以便准确及时地向全国报道。本台拟从今日起，连续十天对本案审理过程作现场直播。

好，现在让我们随着摄像机镜头一起走进神圣的中国文学法庭审判庭。”

镜头推近，宽敞的审判庭里人头攒动，却几乎没有发出声音，几架摄像机对准各自的目标，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声响。十多个面无表情的记者来来往往，摄影灯闪闪烁烁。

“各位观众，记者从有关人士那里了解到，本案被告人、著名作家和学者余秋雨先生今天没有到庭，据他的代理人讲，他正在继续进行他的文化苦旅，因而抽不出时间来西都，而是全权委托他的律师张三兴先生进行代理。现